

桂永清將軍與我

王 道

紀念桂將軍逝世卅週年

對我一生影響深遠

半世紀以來，在命運的安排下，我很幸運的追隨六個長官工作過，第一位是劉戡將軍，第二位是桂永清將軍，第三位是陳誠先生，第四位是何應欽將軍，第五位是蔣經國先生，第六位是周至柔先生。

上列六位長官的風範各有千秋。我從他們的言行中學了許多，也領悟了許多；對我都有不可泯滅的記憶和懷念，對我生命的歷程都有重大的影響力，其中尤以桂永清將軍對我生命的走向其影響更為深遠。

桂永清將軍於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十二日逝世於參謀總長任內。這三十年的歲月，在國家艱鉅的流程中不能算短；但是他的音容、舉止、聲音、笑容，對國家的忠誠與功業確實沒有一分鐘在我眼前消失過。日前郭嗣汾弟打電話給我說，軍委會戰幹一團的同學們發起，在故教育長桂永清上將逝世卅週年紀念日，將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連日來我的回憶不斷地回溯到民國二十七年我

在武昌初次晉見，以迄他逝世前二日我與他最後訣別的情景，一幕一幕的湧上心來。

永遠活在我的心裏

桂永清將軍祇享壽五十四歲，他學生中功業彪炳，由教導總隊長、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教育長、我國駐英軍事代表團團長，二次大戰後我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海軍總司令、總統府參軍長及參謀總長，對國家都作了劃時代的貢獻。時光的流轉，像他這樣一位偉大的國民革命軍人，永遠活在我的心裏，也活在許多人的心裏；但是人是最健忘的動物，我不希望無情的歲月沖洗了對於這位曾經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國家命運存亡續絕的重要關頭所作的貢獻。

我個人除了桂將軍在教導總隊與兩次持節使外外，其餘如軍委會戰幹團教育長時代、海軍總司令時代，以及四十七天的參謀總長時代，我都幸有機緣能常接近桂將軍左右，就記憶所及，希望在極簡短的文字中勾畫一些他在我國那個患難

的時代中所作的奉獻。

組建新軍訓練幹部

在我的記憶中，桂永清將軍為國家做了許多事，但是有三件大事，對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第一是他任國軍教導總隊總隊長，為國家建新軍，以為接受現代化軍事教育的楷模。惜乎成軍未久，規模不大，實力未豐；適逢我先總統蔣公中正蒙難西安，桂將軍立即率師星夜奔潼關，有直搗西安之勢。蔣公幸得平安脫險南歸，其原因固多，而鐵軍壓境優勢的形成仍為主要因素。不久，抗戰軍興，在淞滬大戰中，桂將軍立即不怕犧牲揮師應戰，殲敵無數，在戰史中日軍對我教導總隊之英勇善戰亦讚揚備至，且有最高的評價。可惜的是像這樣僅三個步兵團的兵力，每個兵、都是優良幹部，為遲滯敵軍前進，掩護我政府在南京從容轉進而犧牲泰半了；但在我建軍歷程中仍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是桂將軍奉命在武漢籌辦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簡稱戰幹一團），桂將軍

任教育長。這是我國抗日戰爭中的一件大事。

民國廿六年自淞滬會戰告一段落，政府轉進武漢，再西遷重慶。國軍的戰略指導是以長期消耗戰以化解日軍的速戰速決，以「國內退兵」的戰略消滅敵人於戰場內。因為戰場的擴大，變敵人的後方為我的前方，拉長戰線，擴大戰爭面，以空間來爭取時間。那時，隨政府、隨國軍西遷的民衆扶老攜幼真是千千萬萬，青年學子離鄉背井，想報效國家而投效無門的也是成千上萬。中共在那時成立抗日大學，以抗日之名吸收青年，雖小學生亦可進此大學，以虛榮心理誘取有志抗日的青年。我政府爲了國軍前後方的需要，以及爲滿足這個大時代中廣大青年同仇敵愾的心情，乃於南京轉進之後，於武漢成立軍委會戰幹一團，另於福建、江西及陝西等處成立二團、三團、四團，招訓青年服務軍中，服務敵前敵後，以及我大後方之戰時後勤工作。

僅戰幹一團畢業員生已超過一萬四千餘人，其餘三團尚不計在內；所有戰幹團的團長都是蔣委員長，第一團的副團長是陳誠將軍，教育長是桂永清將軍，而實際負責的是桂將軍。

戰幹一團成立於武漢，轄學員隊，駐南湖兵營；第一至第五總隊學生隊駐武昌左旗右旗營區，以及珞珈山國立武漢大學校區；另一女生大隊。學員隊及第一、第二學生總隊在武漢畢業後，已分發各軍服務；第三、第四、第五等三個學生總隊旋即因戰事的進展，於武漢轉進時沿粵漢鐵路、武長國道及湖漢水而上經洞庭湖到湖南的桃源、常德二縣，總團部駐於常德縣城。第三學生總

隊十六個中隊，分屬四個大隊，約二千人駐桃源縣之泥窩潭鄉，第四、第五學生總隊駐常德縣境。

奉派留守官團任務

我原屬劉戡將軍麾下，自山西沂口會戰重創日軍後，我被選派到武漢軍委會軍官訓練團受訓，因成績優異，奉命留團。又因戰幹一團之請，乃派赴戰幹團充任軍事教官，先於南湖軍營學員隊授課，轉進時兼任教育副官，釐訂全國教育計劃。旋因學生第三總隊抵桃源時，總隊長劉子淑先生、總隊附（那時編制中不稱副總隊長而稱總隊附）龍發筭先生因故離職，桂將軍任命前教導總隊團長蕭勁上校爲總隊長，軍校六期出身，留德。我被推薦任總隊附，這是我受知於桂將軍的開始。

那時，戰幹一團的帶隊官多來自教導總隊，總隊長均爲留德軍官，軍校六期以上，二期以下，學生第二總隊長是彭克定，第一總隊長是楊厚綵，第三總隊長是蕭勁，大隊長大致爲軍校八期中隊長多爲九期、十期及八期軍校畢業生。

我雖非出身於教導總隊，亦非留德，我能在那種環境中脫穎而出，在戰幹一團中是一件突出的事。

第三總隊的政治教官均具有教授資歷，軍政幹部素質優異，總隊學生素質亦高，我與蕭勁總隊長合作良好，與地方民衆相處亦極圓融。那時，常德與桃源已漸爲軍事重鎮，日軍飛機不斷轟炸，因之三個學生總隊均移居鄉下，第三總隊駐於桃源泥窩潭陳家老屋，軍事大隊駐於馮家老屋

命我統率忠誠劇團

在學生第三總隊中除軍事與政治訓練外，我又組成了十三個不同的學術研究會，諸如政治、經濟、文化、宣傳、情報等等，其中有一個戲劇研究會中成立了一個話劇研究會。在第三總隊畢業時，桂教育長親臨主持，在畢業聯歡中，演出了楊翰笙所著的「李秀成之死」與「古城怒吼」二劇，由我權充導演；服裝與佈景均因陋就簡，用紙剪貼而成，不過劇場卻特別偉大。因我曾習工程，且對古希臘史稍有研究，乃率領學生將附近荒地一塊，起土施工，築成一扇形，高達十五層半環形座次的露天劇場，彷彿古希臘露天劇場模式。後來我遊歷希臘時，覺得我們所建築的劇場形狀和規模與之相較也不相上下，均可容納三千人以上，所不同的是古希臘劇場是用花崗石砌成，我們的劇場是用泥巴堆砌而成。桂教育長主持畢業典禮，再看完話劇演出後，非常高興，立即命我在三個總隊學生中挑選有繪畫、音樂及戲劇才華的學生一百人，再在女生大隊挑選女主角，成立一個劇團（宣傳隊，爲吸引羣衆起見命名爲劇團）。由我率領自湖南桃源出發，經貴州省，而進四川，到達重慶以南的綦江縣，作大後方的宣傳，後來斟酌再三，命劇團之名爲軍委會戰幹團忠誠劇團；因爲戰幹團兼團長蔣委員長的簽名中正二字如「忠」，副團長之名爲誠，如是命爲「忠誠」。其意義是崇高的，其使命是嚴肅的。後來，這個團體隨我步行二千餘里，沿途餐風

宿露，宣揚抗戰國策，並深入貴州鎮遠、清江河苗區，安撫苗民，再經貴陽、遵義，爬過川貴邊境崇山峻嶺的七十二拐而達四川綦江。事後，因我調職中央，這個團體成爲悲劇的結局，但是在後方激勵抗日民心士氣，且爲我國古裝劇開闢一個新的途徑，不無貢獻。後來在重慶國泰劇院演出「李秀成之死」成功後，接着而來的才有轟動一時的「清宮外史」的演出。

長官部屬情同手足

桂教育長派我率團經貴州入川，他自己親率第四、第五兩總隊及女生大隊由湖南徒步直接入川，抵綦江團本部。俟我率團安抵綦江時，適逢這兩個總隊舉行畢業典禮，陳副團長辭修將軍亦親臨主持。桂教育長見我報到，並報告沿途情況後，非常高興。那時正值午餐時間，桂教育長立即要我敬陪陳副團長共餐。在共餐時，桂將軍要簡報沿途經過，陳副團長靜聽後，當即命我將苗區情形寫下來，因爲陳副團長翌日即返重慶，匆忙中我在一夜之間寫成了一本報告。在他返重慶的途中，讀了那篇報告。那時他是政治部長兼青年團中央團部書記長，他返中央團部後將這報告交組織處長康澤研究，又立即下令將我調中央團部服務。

這時，我已桂教育長任命爲他的主任秘書兼參謀主任。同在一個辦公室內，寫字、讀書，並暢論探討建國建軍諸多大的問題，雖位屬長官與部屬，而情同手足。那時，他是三十八歲，我是廿八歲。

深入敵後接觸漸疏

三個月後，有一天，他猶豫了一會，在他的辦公桌的抽屜內取出了一件公文說：「三個月前陳副團長已有手令調你到中央團部服務；我不希望你去，一直沒有將此事告訴你，現在又接到他的手令催你去報到。現在我無法拒絕了。」言下有不勝依依之感！我當時答說：「我是否可以不去？」他不得已地答說：「既已幾次手調，我情難拒絕了。不過你到任何地方都是爲國效命，彼此的精神與情誼總是在一塊的。」這種愛護部下，感人至深的對話，雖事隔將近半個世紀，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無時不在耳際繚繞。

一週後，他命我到重慶報到，但是戰幹團職務一直保留沒有開缺。我到中央團部社會處服務，同時籌備成立中央勞動營。那時中央團部社會處長是盧作孚先生，副處長是張伯謹先生。後來，陳辭公辭去書記長，我也到山西敵後，與劉戡將軍建立山西太岳山區游擊根據地，桂教育長也出使英國，任我國駐英軍事代表團團長。

事隔數年我由山西轉任第六戰區挺進軍第一縱隊司令，鏖戰三年，扼守宜昌以下，白螺磯以上長江北岸防地。這段時期與桂將軍沒有機會接觸。

日寇投降再度分手

後來，十萬青年十萬軍，中央爲挑選青年軍爲幹部，在重慶成立青年軍編練總監部，並成立軍官訓練團將校研究班。我是被保舉到將校研究

班第二期受訓的學員。那時，在山東孟良崮殉國的張靈甫，叛變的覃異之，目前在台的劉安祺將軍，已故的黃珍吾將軍都是同期受訓的學員。我又因成績優異留團，任編練總監部高級參謀兼步兵總隊總隊附，總隊長是羅卓英將軍，後來我又兼政工班第三大隊大隊長，政工班主任是現任總統蔣經國先生。

這時抗戰已到最後關頭。適於此時，桂將軍由英返國，住於重慶上清寺戴笠將軍公館。

桂將軍返重慶的最初數日，因爲見他的人太多，我尚未立即請見。忽然有位戰幹團同學找到我，並且通知我說：桂先生要我馬上去見他。當我拜見桂將軍於戴笠將軍官舍時，桂將軍立即向我說：「請你立即來此處，幫我辦公，因爲隨我返國的駐英武官郭汝瑰，有些地方我不大相信他。」如是我與郭在戴將軍爲他準備的辦公室中相對而坐，想不到後來才知道他是共黨潛伏份子，在徐蚌會戰時他任軍令部作戰廳長。

桂將軍立即保我當駐英軍事代表團秘書兼團員，命我持他的保薦函到軍令部侯廳長騰處接洽，雖已獲准，但我已爲青年軍儲備的高級幹部，外放後將失去帶兵作戰機會，這事在桂將軍諒解之下，我婉拒了。桂將軍走後不久，日軍就投降了，我受命運的安排，與李惟果先生主持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辦降日軍投降的重任，從重慶到昆明，轉道湖南芷江洽降，再到南京受降去了，如是我又與桂將軍分手了。

南京受降完畢，八年抗戰，神州光復，臺灣、澎湖亦已回歸祖國，日本侵略已嘗惡果。我認爲

軍人任務已告一段落，乃解甲歸家鄉，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武漢辦事處處長，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手辦理受日軍鐵蹄踏破的我國的錦繡河山復員的重任。

創新海軍播遷功臣

桂將軍任海軍總司令期間，創建我國新海軍是國家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國在民國三十八年由大陸轉進台灣復興基地時最大的功臣。如果那時沒有這股忠誠的海軍力量，那停滯於大陸沿海幾十萬國軍以及政府官員與中央民意代表何能順利地到達我復興基地？

民國三十六年桂將軍由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的職務奉調返國任海軍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總司令是以軍政部長陳誠將軍的名義兼任。就任不久他巡視長江江防部隊來到武漢，那時我早於民國三十四年與李惟果主持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主辦日軍受降事務完成，解甲歸田，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武漢辦事處處長，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並肩為我國復員、重整、救濟而服務，業務龐大。桂將軍蒞臨武漢時，我邀約桂將軍舊屬與學生歡迎他。他返京不久，就親筆寫信給我，邀我到京協助他創建我國新海軍。因我並非出身海軍，同時又因我在武漢的責任繁重，不易成行。考慮再三，終於在公誼私情的驅使下，我將處務交給蔡主任祕書與儲運科長郭嗣汾弟，就毅然就道，到南京去了。

上述的蔡主任祕書，他是前空軍副總司令蔡名永將軍的尊翁，郭嗣汾科長是戰幹一團三總隊長

畢業的同學，我很感謝他們於我離職去京四個月後，將處中事結束得非常圓滿；美方譽為我國行政院救濟總署各單位中成績最佳者。嗣汾弟於結束處務後，到南京來見我時，祇帶來三種統計數表：一是送走難民還鄉共計十七萬八千人，他們都是隨政府流亡八載，戰後在交通工具極端困難中助其返回江浙家鄉。二是以工代賑的二百七十餘件工程的詳細作業報告，其中如修建長江大堤，武長（武昌到長沙）國道，鄂南六個縣城在日軍炸毀後的重建，其餘如學校、救濟院以及各種水利灌溉工程等等。第三是我們覺得最困擾而解決得最愉快的事。那就是我們以節餘物資重修漢口張公大堤，使得漢口市百萬市民，免於遭受長江大汛的洪水災禍。

增置艦艇統一學籍

桂將軍初到海軍時，那時的海軍是由山上下海，百廢待舉。抗戰期間所剩的幾條軍艦都老舊了，既沒有艦艇，又沒有幹部。好在我們是戰勝國，經過桂將軍的睿智與努力，英國送了我們一艘巡洋艦，那就是重慶號，另有一艘驅逐艦的靈甫號，可惜在海上與商船相撞沉沒了。日本投降，我國沒收了一艘四千七百噸的驅逐艦，上面已無武裝，以後才加武裝與新式設備，那就是長治號；錦上添花，美國又贈送我六艘護航驅逐艦，那就是人所週知的「太」字號。再加上若干江防艦艇與登陸運輸艦，我軍力量大致如此。

我到總部後，細研海軍中現職的軍官出身於海軍官校，由清末的水師學堂，到青島海校、馬

尾海校、電雷學校的總共不到一百人。因之，桂總司令立即作幾個重大的處置：

第一，徵召海軍出身的軍官返海軍服務，馬紀壯將軍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二，統一學籍，因為海軍軍官中，有的出身於青島海校，有的出身於馬尾海校，有的出身於電雷海校，因出身學校不同，互成派系，互相傾軋，決均統稱海軍官校，以「年班」區分畢業先後，如民國三十八年畢業的就稱卅八年班，如馬尾海校於民國二十五年畢業的就稱廿五年班。

第三，將海軍的地區性改為全國性，過去的海軍以福建籍居極大多數，甚至操作的口令亦用福建方言。如是海軍官校自卅九年班招生開始，即在全國各省中分配錄取名額，各省平均錄收。因之海軍官校自卅九年班後，就是全國各省分配名額錄收，真正代表全國性。

第四，提拔青年優秀海軍軍官接替老一輩的軍官。馬紀壯、黎玉璽、劉廣凱、馮啓聰、宋長志都是在這一個大原則下，不次提升起來的。

第五，與美方合作，在青島創辦海軍訓練團，由美方供應最新教育器材，並供應教學顧問達一百廿餘人，並設團長一人，使海軍官兵接受新知，由總統任團長，總司令任教育長，後來海軍訓練團改為海軍官校。

重大改革不恥下問

桂將軍不恥下問，每一件重大改革，在私下常常詢問我的意見，如有可取之處，還要我條條

寫下來，並加上理由與目的。那時我的職務是海軍總主任秘書，因總司令部不設秘書長，事實上主祕就是祕書長的地位，並授權代他批閱公事，事實上我是非常謹守分寸。

有一天，桂將軍向我說：「你是否願意作海軍總的政工處長？」（即改制後的政治部主任）我立即回答：「我不願意。因為到海軍來的目的絕不斤斤於地位高低，而是那件工作對海軍前途有利。」我記得那時桂將軍又笑問我：「你認為做那件事對海軍最有利？」我答：「訓練。」他又問：「何以訓練重要？」我答：「因為總司令是以陸軍將領來建設海軍，我亦來自陸軍，如要建設國民革命的新海軍，必須要有下一代的受過革命洗禮的優秀海軍軍官。否則，將事倍而功半。」這次的談話，我非常同意我的看法，立即要代他寫信給政工局長鄧文儀，要我親自將信與公文案商鄧局長，將海軍官校的訓導處（後改政治部）處長陶滌亞少將調總部政工處，我到青島接替陶處長。

那時的海軍官校規模甚大，僅官校士校就有美軍顧問團團員高達一百廿餘人，並且還有一位團長的設置，因為這一百餘位顧問全為教導訓練學生如何運用操作美國供應的一整套訓練設備。後來學校由青島搬到廈門時，美國第七艦隊司令白吉爾將軍曾說，這是美國產業，比美國海軍教學設備更新，不能交給我們。但在事實上我在海軍官校由青島南遷時全部都運到廈門，再遷台灣了。

我到青島時在校受訓的有軍官隊二隊，及卅

八年班、卅九年班、四十年班、四十一年班及四十二年班。

主持海軍官校南遷

中間有一段，湖北省主席張篤倫請我返湖北省任警保處長兼省訓團教官長。後來，因為我不能見利而忘義，祇好掛冠返回青島主持學校南遷事宜；因為那時華北業已棄守，青島三面均已陷敵，青島已成孤島。那時駐防青島的最高長官為劉安祺將軍，因他與我是軍委會軍官訓練團將校研究班第二期同學，在那嚴重驚險的局面，據守或撤退之間正在猶豫之中，他問我：「你看現在的情形，是死守或是撤退，何者為佳？」我答：「我覺得你要先問問美國駐防青島的第七艦隊司令白吉爾將軍的意見，如果他撤退，你就不應撤退；因為有了美國與我雙方艦隊在此，共黨是無力攻取青島的。如果他要撤退，那時你可斟酌。」如是他問白吉爾的意見，白說：「美國第七艦隊暫不撤退。」如是劉將軍也暫不撤退。於是劉將軍才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後來全師經海南而到達台灣，對台澎金馬防務作了極大的貢獻，這也是一念之間為國家盡了一點心力。

沉着應變保存實力

在那個時候，整個海軍因總統的引退，重慶號的叛變，真是風聲鶴唳，惟有桂將軍沉着堅定，他在上海命令駐上海附近一百餘艘大小軍艦撤退到大陳島一帶，因為其中有共謀作祟，有的說機器壞了不能引動，有的說這，有的說那，甚至總部

第五署署長都是共謀，但是桂將軍毫不猶豫的下令凡是不能動的軍艦，也要全部拖去。臨離開上海時，他又立即命令警衛營將江南通造船所及船塢全部炸掉，以免資敵；同時，要我負責遷校，並手諭我「便宜行事」。那時還有情報說是共謀擬劫持海軍官校二條運輸艦忠訓號與忠練號上全部官兵及設備到威海衛投共。在那樣艱鉅險惡的環境與情況下，我即與郭校長商議每艦頭頭派警衛營之一排，拿着指南針，如方向有問題時，如遇突變事端發生時，立即威力處理。因之好不容易由青島出發，經上海海域，那時上海已失陷，再經福州而廈門，為國家保存了這千餘名我海軍第二代的優秀接棒人，也是我海軍的精英。後來又在共黨的炮火下，再將海軍官校遷到台灣高雄附近的左營營區。

現在，副參謀總長葉昌桐中將、海軍副總司令李用彪中將等都是我帶到台灣來的三十八年班的學生。前海軍官校校長、現任海軍政治部主任歐陽位中將，現任我國駐美國紐約總領事、現任中美協調會紐約辦事處長鄧權昌，就是三十九年班的學生。現任中國電視公司總經理鍾湖濱就是四十年班的學生。我們今天已經有了強大的海軍，不僅需要有新式的艦艇，更要有足夠的優秀軍官。如果那時我官校在轉運途中遭到劫持，其後果何堪想像。物質可購買，國家精英之培養非一蹴可幾。

全力發揮輸運能量

那個大動亂的時代，如果沒有桂將軍建立了

而且掌握了我國海軍與其運輸能量，那末，營口的劉玉章的部隊、山東的闕漢騫的部隊、青島的劉安祺的部隊，以及廣州的部隊、海南島的部隊，那能轉進到台灣來？如果那些部隊不能轉進到台灣來，台灣的防務在那時又怎能建立？至於搶運庫存的大量黃金與白銀充實國庫對國家的貢獻，都是最重大的事件。我們不能健忘，政府初抵台灣時因台省被日人五十年壓搾剝削，民窮財盡，政府在那時是靠賣黃金以支應軍餉與政府開支的。

洞悉太康軍艦忠誠

此外更重要的是，當卅八年大陸沉陷，先總統蔣公乘艦北赴南韓晤李承晚總統，南赴菲律賓晤季里諾總統，以共商反共之大計，如果那時蔣公在海上出了任何差錯，這是關係我中華民國存亡續絕的問題，那太嚴重了。爲了蔣公的座艦問題，前海軍總部作戰處長段一鳴兄以去留力阻派××軍艦爲蔣公座艦。因爲那時桂將軍左右已爲共黨滲透，均建議搭乘××艦，惟段處長極力反對。適於此時桂將軍突然找我問：「太字號那條船最可靠？」我不知道他問我的原因是甚麼，但考慮了一下後答道：「我覺得太字號軍艦都可靠，不過太康號比較更可靠。」他又追問說：「你何以見得太康號更可靠？」我答說：「因爲我與黎玉璽艦長同住在南京凱旋村海軍宿舍，房門對房門，他的太太是湖北人，我的同鄉，我們經常往來。我與黎艦長又經常過從，知之甚深。我認爲黎艦長雖然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人，但是

位忠黨愛國，絕對忠誠可靠的人。不過據所知，艦上有兩位軍官需要調離該艦。」桂將軍聽了我的話，沉默了一會，也未再說甚麼就離開了。可是隔了幾天後，那兩位軍官調走了，先總統就坐上了太康艦。後來才知道，段處長也是力諫蔣公改坐太康，與我不謀而合，所以桂將軍決心請蔣公改乘太康在海上飄浮爲國家來去奔走。那時，如果蔣公照原議搭乘××艦的話，其結果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命運與存亡，因爲該艦不久被中共的潛伏份子所劫持，殺了艦長後叛變了。

爲海軍陸戰隊扎根

不久，桂將軍認爲反攻大陸兩棲作戰最爲重要，如是編組海軍陸戰隊，任楊厚綽爲司令，要我當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爲了完成桂將軍的這個重要構想與計劃，我也認了。同時，也不願與楊厚綽兄爭名位。雖然，在戰幹團楊是第一總隊總隊長，我是第三總隊總隊附，但是桂將軍出國後，楊僅在胡宗南將軍麾下任副師長，而我早在第六戰區任挺進軍第一縱隊司令，是一加強師，且有轟轟烈烈的戰績。爲了私誼，爲了國家，我也祇好認了，而且戰戰兢兢努力以赴。那時海軍陸戰隊成立之初，甚至每一士兵都有極嚴格的選擇，訓練也極爲嚴格。現在海軍陸戰隊已爲我國最精銳的勁旅，其基礎於成立時業已建立堅實打定；也爲國家塑造了許多享譽社會的人才，如羅友倫、鄭爲元、孔令晟、何恩廷、羅張、張振遠諸將軍都是出身於海軍陸戰隊。

參軍長升參謀總長

後來，我調到國防部總政治部，又奉命創辦軍官外語學校，因我著「反攻論」一書又受知於當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俟國防會議成立時，我被邀任國防會議議事組組長，那時國防會議祕書長是周至柔將軍，副祕書長是現任總統蔣經國先生，所屬國防計劃局長是蕭毅肅將軍，國家安全局長是鄭介民將軍，主任委員是先總統蔣公。我到國防會議時，桂將軍亦已調任總統府參軍長晉升上將，那時海軍中官階非常嚴格，全海軍祇有一位中將，那就是總司令，桂將軍到總統府報到時才晉升上將。

輕鬆一面半付對聯

因爲參軍長辦公室在總統府二樓前方，國防會議辦公室在總統府二樓後方，同在一樓辦公，相去匪遙，所以在這個期間，我與桂將軍謀面請訓的機會特別多。

俟民國四十四年六月底，桂將軍榮任參謀總長後，他尚在參軍長辦公室辦公時，一天下午我去晉見，適逢參軍王之將軍在座。王之將軍出身於美國西點軍校，當我進桂將軍辦公室時，桂將軍笑着說：「你來，太好了，一個王之，一個王道，恰似一對弟兄，如果做一個對聯的話再加上王道之（即王洸教授），那上聯就是王道、王之、王道之，那下聯如何對？有機會時不妨以當前的人名對對，請對上後再告訴我……」一笑，可惜他再也沒有機會聽到這個答案了。後來，他當着

我們二人長談他作戰後駐德軍事代表團長駐節德國時代，對於美國佔領軍司令所作的建議，都爲他所接受，對歐洲戰後的和平有極大的貢獻，幾乎談了一小時以上，可惜那時我沒有筆記下來，像這樣的重要文獻就這樣消失了。

紅色卷宗二尺多高

他就職後我也常常去看他，最後一次是在逝世前二日，當我走進他辦公室時，正在批閱公事，我坐在他的辦公桌對面，兩人相對，他一邊批公文，一面與我談話，他手旁所堆積的紅色卷宗幾乎高達兩英尺以上。他與我一邊談，一邊批公事，又一面咳嗽。我勸他說：「總長何必親批這樣多的公事，一般的就請副總長批好了。」但是他答覆我說：「初到任應該多多的了解才對。」我拜別時，他不僅送出他的辦公室，更送出了參謀室，再送過會客室直到門外走廊才握手而

別，想不到這是最後的訣別了。

乍見噩耗痛哭失聲

兩天後的一個清晨我翻開當天報紙，第一眼最醒目的新聞就是桂總長逝世，我看了這個消息，眞如青天霹靂，震動肺腑。我立即驅車到極樂殯儀館，直趨死者化裝室，這不是謊言，也不是夢，這是眞實。他躺在化裝台上，著黃色軍服、皮鞋，顏容相當寧靜。我一見之下，多少年的長官與部屬的情義，爲國家共同努力的默契，像這樣一位愛國家、愛領袖、愛同志、愛部屬、愛學生的偉大的革命軍人就這樣走了。我不禁一陣一陣的感傷與酸痛如潮水一樣湧上心來，如一陣一陣的陣火炮向我身上攻襲而來，不禁嚎啕大哭了十分鐘以上，那時在他身體旁邊祇有我一個人，我說不出感傷與痛楚，有極大的失落感。我生平以來祇哭過三次，一是我在北平聽到我父親的死訊，

二是在重慶看到我的弟弟王城在雲南曲靖大殮的照片，第三次就是桂將軍的逝世。他的逝世不僅是他部屬學生的損失，也是領袖的損失，國家的損失。

部屬學生長念音容

當他喪禮大殮時，他的部屬與學生繞遺體一週時，無不痛哭失聲。他逝世已卅年了，每當他的忌日，他的學生、他的部屬無不到他的墓地弔念，他的音容，他感人至深的率眞、寬厚與仁慈，永遠長存在我們每個部屬與學生內心的深處。卅年匆匆地過去了，他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不斷地爲國家盡心盡力，以智慧與忠誠與愛，甚至以生命貢獻給國家，如果沒有他，現在的海軍是怎樣？那時的國家又怎樣？像這樣一位偉大的革命軍人，我國新海軍創造者，千千萬萬戰幹團同學的導師，我們何能忘記他？

中外文庫 之四十一 貴州政壇憶往

何 輯 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願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